

彩云南

CAIYUN NAN

云南省作家协会 编

主编:欧之德 杨红昆

(上卷)



云南美术出版社



彩云南

CAIYUN NAN

云南省作家协会 编

欧 之 德
杨 红 昆 主编 (上卷)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云南美术出版社

序

李仕良

云南——一个被诗人、作家、艺术家们赞叹为神奇、美丽、富饶的地方；一个被无数来过或没来过的人魂牵梦绕的地方。

她有着 39.4 万平方公里的绵亘红土地和起伏的绿山林；有着由 26 个民族组成的 4 千万勤劳、智慧、勇敢、纯朴的人民；有着 170 万年前的元谋人化石（比“蓝田人”“北京人”还早 100 万年）；有着从庄蹻入滇、秦开“五尺道”、汉习楼船、唐标铁柱等无数文物掌故连成的一部悠久的历史发展史；有着动物王国、植物王国、有色金属王国的美称和其中探寻不尽的神秘；亦有着连接缅甸、越南和老挝的 4060 公里的蜿蜒国境线。如今，一个个边境口岸都是对外开放的门户，不断扩展着中外友谊和边境贸易的繁荣……

当然，人们感受云南，尤其是外地旅游者，更多的还是从她秀丽的山川风光和奇异多姿的民族风情中，看到祖国西南之隅这片遥远土地的迷人魅力，欣赏她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今天的云南，在党的改革开放阳光的照耀下，更是一个既有原生态的淳朴之美又闪烁着新时代光芒的灿烂宝地。长期以来，不管是本省作家还是一片批到云南访问、旅游的海内外作家，都写过不少讴歌云南的妙文佳作。为此，云南省作家协会在向海内外作家和各界人士广泛征稿的基础上，荟萃成这本赞美

云南的优秀散文集,向我们展开了一幅幅描绘云南边疆山水、村寨、民俗风情的美不胜收的图画。作家们用散文这种短小灵活的文学形式,把饱含炽热的感情倾注在多彩的笔端,从各种不同的视角,捕捉住云南的沧桑变化、时代风貌,以及如诗如画的美好片断,连接成了红土高原上一片绚丽如霞的繁花和硕果。一篇篇作品笔墨酣畅,意境隽永。不仅有史的深沉、情的横溢、景的迷人,且在山水风光的抒情中还融汇着作家们或纵横捭阖感悟人生的哲理;或管窥世事倡扬新风的情怀,无不给人以淳美的审美感受以及思想的启迪、知识的添补。这本由众多作家发于心、动之于神的散文精品,相信将受到广大读者和旅游者的喜爱。

同时,《彩云南》一书的出版,对于促进我省散文创作和旅游事业的发展,以及加强我省作家与外地作家之间的艺术交流、感情交流,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彩云之南的这片广阔的天地,还有很多很多描不完的画卷、写不尽的神韵、诉不尽的情愫,等待更多的海内外作家去感受、去发掘生活中璀璨的闪光点,创作出更为丰富的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具有强烈吸引力和感染力的优秀之作。

这是伟大时代的需要,广大人民精神生活的需要。

新世纪的宏图给文学灌注了动人心魄的灵气,为此,作为折射生活激情的文学,便随时都是播种与收获并行的阳光季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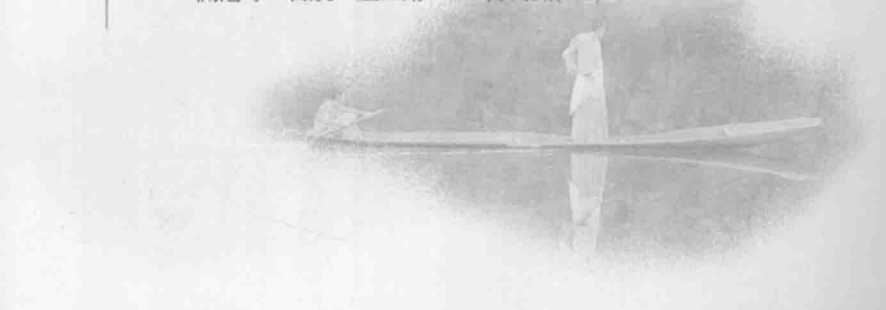
目 录

M U L U

序·····	李仕良(1)
彩云之南·····	冯牧(1)
昆明的雨·····	汪曾祺(7)
岁月悠悠寻南诏 ·····	李乔(11)
小桥连接的街 ·····	李纳(17)
茶花·春天 ·····	玛拉沁夫(22)
三千里地九霄云 ·····	宗璞(28)
被祝福得淋漓尽致 ·····	高洪波(33)
桐铃摇响的时候 ·····	张宝三(36)
满山红樱花 ·····	苏策(40)
又见大盈江 ·····	彭荆风(47)
竹楼情 ·····	史宗龙(52)
长江第一湾的灯火 ·····	杨苏(55)
迪庆花潮 ·····	李鉴尧(59)
听纳西古乐 ·····	晓雪(66)
朝觐梅里雪山 ·····	刘鸿渝(71)
红河的足迹 ·····	那家佐(79)
鸡足山纪游 ·····	公浦(84)



重读云南	雷达(91)
金沙江撕开雪山	艾煊(96)
西双版纳访书	王充闾(99)
会说话的山岩	刘锡诚(103)
林中速写	张守仁(111)
从刀口上走过来的民族	胡德培(114)
彩墨大理石	高缨(117)
奇石如林	孙友田(122)
踏进独龙江	和国才(124)
晚浴	柏鸿鹄 杨昭(139)
佤山月	李钧龙(144)
梦回云杉坪	张昆华(147)
谒《德化碑》记	陈见尧(155)
大理雨	冯永祺(161)
江那边的国土	张永权(169)
刹那的净化	张长(175)
山色	胡廷武(180)
边防哨卡的婚礼	刘绮(184)
“澜沧号”首航“金三角”	杨明渊(189)





基诺山漫笔	杨世光(196)
那只红嘴鸥	吴然(200)
翠湖看鸥	原因(203)
丽江二题	先燕云(206)
红塔山下	李迪(211)
水样的心灵	尹汉胤(217)
云南女儿国	王淑珍(220)
丽山丽水	黄晓萍(225)
我在美丽的云南	于坚(231)
磬嘉一部情诗	欧之德(236)
蒙自南湖	杨锦锐(241)



彩 云 之 南

○ 冯 牧

我不是云南人。在我 30 岁以前,云南对我还是一个陌生而又遥远的地方。但是,如今,我把云南看作是我的另一个故乡,一个哺育我发展成长的地方,一个常常使我魂萦梦绕的地方。

因为,在我一生中最好的岁月里,曾经在云南生活和工作过 10 年时间。在这 10 年当中,我曾经对这片地处我国西南边陲的广阔而又丰富的地方,做过许多次艰辛而又愉快的探访和旅行。我也许可以不无自豪地说,在云南的许多具有各自不同自然风光和民族色彩的地区,在云南长达 4000 多公里的边疆地带,大部分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我珍爱这些足迹,因为它们是和我的生活于其中的云南各族人民不断前进的历史脚步紧紧地连接在一起的。

因为,在我漫长的生活经历中,还很少看到过如像云南这样的具有如此绚丽多姿的大地山川和如此

丰富独特的历史文化的地方。也很少看到过如像云南这样地聚居着 20 几种民族而又团结和睦地共同建设着自己的乡土的地方。从 50 年代初期开始,当我带着某种好奇的心情开始了我的滇云之旅的时候,我很快地就发现,我是真诚地爱上了这片土地;爱上了在这雄伟、美丽而又严峻的大地上长年辛勤劳作的热情朴实的各族人民;爱上了那些日夜守卫和巡逻在高山峡谷和原始森林中的边防战士;爱上了西南边疆所特有的壮丽奇艳、斑斓多彩的自然风貌,甚至爱上了那里的雪山、牧场、红土高原、热带雨林和飞瀑激流。像这样同时具有热带、温带和高寒地带的自然景观的地方,我在别处(也包括别的国家),还没有见过。

也因为,云南虽然只是我们国家一个省份,但是,无论从它的历史文化、自然资源、社会风貌或是从它的生产建设和生活变革来看,云南都可以被看作是伟大中华民族所生息繁衍的锦绣山河的一个概括和一个缩影。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我国最美丽或是最奇艳的自然风光。这里是我国极其罕见的真正是春光永驻的地方。人们只知道昆明是一座“春城”,只知道那里四季都有繁花怒放,却很少知道像这样的地方在云南可以说是遍布于四面八方。人们只知道滇池和洱海是云南著名的高山湖泊,那里的烟波浩渺、碧涛万顷的风光,曾使古今无数文人学士为之倾倒,却很少知道像这样的高山湖泊几乎是遍布在云南各地,如像晴夜的繁星一样。在离昆明不远的地方,就有一座很少人探访过的湖泊——抚仙湖。这是一座清澈得如同晶莹的碧玉的湖,连 300 多年前的徐霞客也赞叹地说,在他游览过的众多的湖泊之中“唯抚仙湖最清”。我在这里还要补充地说:“唯抚仙湖最深”。它的蓄水量(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是滇池和洱海这两座大湖蓄水量总和的 4 倍。人们也很少知道,像这样的清澈晶莹的

高山湖泊，在滇西和滇南高原上还有许多；在乌蒙山脉和高黎贡山脉之间，它们像颗颗明珠一样，镶嵌在莽莽的原始森林之中。人们只知道，路南的石林是一处人间奇景，那里的石笋耸立、嵯峨嵯峨，用文字很难描绘出它的奇妙景色；却很少有人知道，就在距路南石林东面十几公里处，还有一片绵亘数十里的更为壮观、更为奇妙的叫作“乃古石林”的地方。这是一处壮美奇艳得使人瞠目结舌的所在，它的神秘奇幻的色彩和景象，使人好像进入了一个童话般的梦幻世界。人们常常赞美昆明的花事，这大约和作家诗人的反复吟颂有关，这其中，茶花被深誉为群芳之冠，并且被确定为昆明的市花。正像牡丹花一样，山茶花是一种色泽艳丽、雍容华贵的花。云南的山茶花确实也可以称得上是“甲天下”。我在滇西的丽江和楚雄都看到堪称为茶花之王的巨株茶花——“万朵茶”。它们在三四百年前就被古代的作家和学者杨升庵和徐霞客多次吟咏过。我在丽江幸运地遇到过一次“万朵茶”盛开的景象，重重叠叠的绯红色的大朵茶花开放时好像是一片红色云霞，令人目眩神迷，确实是蔚为奇观。但这种景象在云南毕竟并不多见，特别是在昆明。因此，比起茶花来，我更爱云南的杜鹃花。在云南的花的世界当中，我认为，有着最为顽强的生命力，最为壮观和最令人心旷神怡的，恐怕首先要算杜鹃花了。我在云南的高山峡谷间曾经无数次地跋涉过、探访过。我走过许多地质不同、气候迥异的地带，随着海拔和地域的差异，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随时变换的奇花异卉。但是，无论是在高山、密林或是在荒山、峡谷之中，到处都有各色各样的杜鹃花家族，在茁壮地繁茂地生长着、开放着，一点也不计较环境的优劣。每当春夏之交，整个云南的崇山峻岭之中，随处都可以看到杜鹃树五彩绚烂的花的海洋。我在高黎贡山、小凉山和中甸高

原,都看到过绵延几十里的杜鹃花森林。它们有的只有几寸高;有的却是参天大树;有的开着红色的、紫色的花朵;有的垂挂着黄色的、白色的花簇,远远望去,好像一片耀目的彩云。

云南大约是全国高山峻岭最多的省份之一,同时,在一个省里有那样多的长江大河横贯全境奔流入海,在全国恐怕也是罕见的。至少有6条巨大的江河——伊洛瓦底江、金沙江、怒江、澜沧江、元江和南盘江及其水系在滋润和哺育着它的39万平方公里土地以及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3300万人民。这些江河蕴涵着巨大的水力资源。中国的长江第一湾——金沙江的虎跳峡,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将会为南方的半个中国提供巨大的电力;而在那条如同狂暴的巨龙似的澜沧江的中段,已经被拦腰斩断,正在建立起可以和长江葛洲坝媲美的雄伟的高坝和电站。在这些江河流过的地域,有热带花园般的西双版纳和瑞丽坝、盈江坝那样的河谷平川,也有自远古以来便在那里辛勤耕耘的兄弟民族开垦的高寒山村;这些河谷,最低处海拔只有六七十米;而在它们的上游,比如地处滇西北的梅里雪山一带地区(那里居住着好几种民族)的最高海拔,竟达到6700米。在同一个省内,海拔高低悬殊竟达到6600多米,这在全国来说,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聚居在云南的26个民族,就是在这样的雄伟壮丽而严峻的国土上,世代地辛勤劳动、艰苦创业、繁衍生息,并且在这样的丰富而复杂、壮美而又艰辛、肥沃而又贫瘠的大地上开拓着、建设着和保卫着自己的家园。这些兄弟民族都有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风尚习俗和生活习惯。他们都具有足以使汉族同胞为之欣羡的绚丽多彩的艺术才华和风土人情。他们使云南高原的山山水水具有一种在别的地区很难见到的质朴而又鲜明的生活

色泽。我在这里还必须补充一句：云南大约也是在我国并不多见的把最古老的和最现代化的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生活风情聚集于身的一个地方。云南有在全国名列前茅的森林、水利和矿藏资源，许多现代化的工业正在蓬勃发展。云南又是全国罕见的自然博物馆、民族博物馆。在那里的许多地方还可以看得到我国先民古老的乃至保持原始色彩的民族风情。在那里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会使人具有一种更加开阔更加多层次和多侧面的视野。就在不久以前，我还到遥远的佤族聚集地区西盟山去进行一次采访，这是 30 几年来我对于这个地区的第四次访问。我惊奇地发现：那里的雄奇巍峨的山峦没有变、那里的巨大的龙竹丛林（这种龙竹常常有一人合抱那样粗）没有变、那里的清澈幽深的佤山天池没有变、那里的粗犷豪放的歌舞没有变、那里的热情好客的精神没有变；但是，那里的人们的面孔和眼神却有了很大的变化。在 50 年代初期，我第一次到西盟山时，我感到那里的人们的目光是忧郁的，甚至是呆滞的，我痛心地看着，有些阿佤兄弟赤身露体，手中拿着标枪和砍刀，在山林中披荆斩棘，过着原始人般的生活。而现在，我看见了什么？我看见一个小伙子驾驶着新出厂的北京吉普在公路上奔驰；我看见一群穿着花花绿绿的盛装的佤族青年在熟练地操作着一台刚从瑞典引进的复杂的选矿机。当然，我也看到人们在下班以后围坐在竹楼中的火塘边喝着佤族所特有的红米“泡酒”，而且和过去一样畅快地歌唱。

大约就是因为这些，我感到，在我同云南这块土地之间，已经形成了一股无法切断的时时牵动着我的心灵，并且时时令我梦魂萦绕的感情的纽带。

云南的得名，始于汉代，据史书记载，那里，由于“彩云见于

南中”，因此被汉武帝称作“云南”。而对我来说，云南也确实如同一片彩云那样，时常出现在我的梦中。

昆 明 的 雨

○ 汪曾祺

宁坤要我给他画一张画，要有昆明的特点。我想了一些时候，画了一幅：右上角画了一片倒挂着的浓绿的仙人掌，末端开出一朵金黄色的花；左下角画了几朵青头菌和牛肝菌。题了这样几行字：

昆明人家常于门头挂仙人掌一片以辟邪，仙人掌悬空倒挂，尚能存活开花。于此可见仙人掌生命之顽强，亦可见昆明雨季空气之湿润。雨季则有青头菌、牛肝菌，味极鲜腴。

我想念昆明的雨。

我以前不知道有所谓雨季。“雨季”，是到昆明以后才有了具体感受的。

我不记得昆明的雨季有多长，从几月到几月，好像是相当长的。但是并不使人厌烦。因为是下下停

停、停停下下，不是连绵不断，下起来没完；而且并不使人气闷。我觉得昆明雨季气压不低，人很舒服。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

我的那张画是写实的。我确实亲眼看见过倒挂着还能开花的仙人掌。旧日昆明人家门头上用以辟邪的多是这样一些东西：一面小镜子，周围画着八卦，下面便是一片仙人掌——在仙人掌上扎一个洞，用麻线穿了，挂在钉子上。昆明仙人掌多，且极肥大。有些人家在菜园的周围种了一圈仙人掌以代替篱笆。——种了仙人掌，猪羊便不敢进园吃菜了。仙人掌有刺，猪和羊怕扎。

昆明菌子极多。雨季逛菜市场，随时可以看到各种菌子。最多，也最便宜的是牛肝菌。牛肝菌下来的时候，家家饭馆卖炒牛肝菌，连西南联大食堂的桌子上都可以有一碗。牛肝菌色如牛肝，滑、嫩、鲜、香，很好吃。炒牛肝菌须多放蒜，否则容易使人晕倒。青头菌比牛肝菌略贵。这种菌子炒熟了也还是浅绿色的，格调比牛肝菌高。菌中之王是鸡枞，味道鲜浓，无可方比。鸡枞是名贵的山珍，但并不真的贵得惊人。一盘红烧鸡枞的价钱和一碗黄焖鸡不相上下，因为这东西在云南并不难得。有一个笑话：有人从昆明坐火车到呈贡，在车上看到地上有一棵鸡枞，他跳下去把鸡枞捡了，紧赶两步，还能爬上火车。这笑话用意在说明昆明到呈贡的火车之慢，但也说明鸡枞随处可见。有一种菌子，中吃不中看，叫做干巴菌。乍一看那样子，真叫人怀疑：这种东西也能吃？！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里头还有许多草茎、松毛、乱七八

糟！可是下点功夫，把草茎松毛择净，撕成蟹腿肉粗细的丝，和青辣椒同炒，入口便会使你张目结舌：这东西这么好吃！还有一种菌子，中看不中吃，叫鸡油菌。都是一般大小，有一块银元那样大，滴溜圆，颜色浅黄，恰似鸡油一样。这种菌子只有做菜时配色用，没甚味道。

雨季的果子，是杨梅。卖杨梅的都是苗族女孩子，戴一顶小花帽子，穿着板尖的绣了满帮花的鞋，坐在人家阶石的一角，不时吆唤一声：“卖杨梅——”声音娇娇的。她们的声音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气更加柔和了。昆明的杨梅很大，有一个乒乓球那样大，颜色黑红黑红的，叫做“火炭梅”。这个名字起得真好，真是像一球烧得炽红的火炭！一点都不酸！我吃过苏州洞庭山的杨梅、井冈山的杨梅，好像都比不上昆明的火炭梅。

雨季的花是缅桂花。缅桂花即白兰花，北京叫做“把儿兰”（这个名字真不好听）。云南把这种花叫做缅桂花，可能最初这种花是从缅甸传入的，而花的香味又有点像桂花，其实这跟桂花实在没有什么关系。——不过话又说回来，别处叫它白兰、把儿兰，它和兰花也挨不上呀，也不过是因为它很香，香得像兰花。我在家乡看到的白兰多是一人高，昆明的缅桂是大树！我在若园巷2号住过，院里有一棵大缅桂，密密的叶子，把四周房间都映绿了。缅桂盛开的时候，房东（是一个50多岁的寡妇）和她的一个养女，搭了梯子上去摘，每天要摘下来好些，拿到花市上去卖。她大概是怕房客们乱摘她的花，时常给各家送去一些。有时送来一个七寸盘子，里面摆得满满的缅桂花！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

雨，有时是会引起人一点淡淡的乡愁的。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是为许多久客的游子而写的。我有一天在积雨少住的早晨

和德熙从联大新校舍到莲花池去。看了池里的满池清水,看了看比丘尼装的陈圆圆的石像(传说陈圆圆随吴三桂到云南后出家,暮年投莲花池而死),雨又下起来了。莲花池边有一条小街,有一个小酒店,我们走进去,要了一碟猪头肉,半市斤酒(装在上了绿釉的土瓷杯里),坐了下来。雨下大了。酒店有几只鸡,都把脑袋反插在翅膀下面,一动也不动地在檐下站着。酒店院子里有一棵大木香花。昆明木香花很多。有的小河沿岸都是木香。但是这样大的木香却不多见。一棵木香,爬在架上,把院子遮得严严的。密匝匝的细碎的绿叶,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涨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我们走不了,就这样一直坐到午后。40年后,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写了一首诗:

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苍痕一寸深。

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

我想念昆明的雨。